



就是这句话点了炸药，她像蘑菇云一样腾空而起——我真不知道她是顽固的“丁克主义者”，好说歹说都不要孩子。她说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带到这个浑蛋的世界里，是一桩罪恶；我也认为这世界的确相当浑蛋，把孩子召唤来的确也是坑了他（她），但我还是想要个孩子。我们像地铁夫妇一样钱着，就在我准备放弃要孩子的念头时，她做出了决定：只身飞过太平洋。理由是：与其勉强，不如放弃，要不一辈子疙疙瘩瘩谁也过不好，还耽误事。现在她在地球的那一边，科罗拉多，很好听的地名，我擦亮一万根火柴，也看不见她。现在她会做牛排、披萨和超过十八种西点，英文说得比我的汉语还好。

你看见了，地铁兄，我们俩半斤八两。关于爱情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个题目，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，觉得爱情应该是这么回事，多好玩的汉语啊。希望以后咱俩能

搞清楚，一半的海水有多深、多广、多冷，一半的火焰又有多高、多大、多热；现在，先让我们为她们祝福吧：无论如何，都要万事如意！

易长安

脚手架在降低，脚手架上的人在减少，一根根铁管子和木板在往下传运。从花街往里拐进一点，就能看见翠宝宝纪念馆露出越来越多的尊容。一座传统的南方古典小楼，三间屋的位置，因为在两边的建筑之间实在没有更多的地方让它扩张。左边是老教堂，倾斜、古旧，屋顶和墙缝里长满荒草，但它还在，站着一动不动，你就没法强占它的地盘。右边是易长安家的老屋，一个平房小院，翠宝宝纪念馆的南山墙紧紧地贴住易家的北山墙，其间的空隙仅有一斧头的距离。这个距离也是长安的父亲易培卿攥着斧头赢下来的，他对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领导和建筑工人说，好，你们建，但谁也不能碰我的墙，谁要碰着了，我这把斧头跟他没完。纪念馆青砖、灰瓦、白墙，墙基和台阶用的是电机切出来的长条石，一楼用两根漆成黑色的粗楠木做支柱，撑出一个宽阔的走廊。二楼有阳台，如果真有翠宝宝这个人，那时候阳台肯定不叫阳台，所以用的是雕花镂空的木头做了两边的窗户，中间留了一段美人靠。想象中的古装美女往栏杆前一靠，翠宝宝真就有点意思了。屋顶上雕着龙凤呈祥，檐角饰有吉祥的小兽，下雨的时候初平阳没看见，雨水从瓦楞上流下来，再从蹲在四个檐角的麒麟的嘴里吐出来，先往上吐，接着一个抛物线垂下来。

“折腾呗，”初医生老婆说，“拿咱们老百姓的钱不当钱用。”初平阳和母亲拎着礼品去看

易长安的父母，经过翠宝宝纪念馆停下来。主体工程已经结束，脚手架拆除后，安置好翠宝宝的香榻、梳妆台以及搜集和杜撰出来的纪念文字和物品，就可以开放供游客参观了。当然还需要有厨房、卫生间、后花园和一个长满虻槐、丁香、海棠、美人蕉与芍药的精致小院子，但这些现在还没法进入日程，因为地方不够。走一步看一步，眼下要做的是尽快把卧室和展厅布置好，过两天“运河旅游文化节”开幕，这个旅游点必须开放。因为没有院子，“翠宝宝纪念馆”的匾额只能挂在门廊上，黑底烫金的行书，一个风雅的市领导题字，“念”字写得松松垮垮，让人觉得该领导对翠宝宝心存不敬。初平阳认为这字很不怎么样，与父亲写的差距相当于从北京到花街。

他们拎着一桶牛栏山二锅头和两只全聚德烤鸭。易培卿好酒，喝了一辈子酒，最后发现最好喝的不是茅台、剑南春和五粮液，而是牛栏山二锅头。易长安第一次从北京回来，带了两小瓶，在到南京的火车上喝，喝剩下的带回家，老爷子闷第一口就喜欢上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有事没事在儿子面前，电话里也说。他知道儿子不喜欢他，也知道儿子更不喜欢他喝酒，但他还是说，过嘴瘾也得过。易长安后来想，一把年纪了，就这点爱好，回来去吧，从北京回来或者别人回来，都会捎上几斤给他爸。初平阳也明白长安的心思，每次回家就顺手捎两斤过来。他们和易培卿约好了三点在老屋见。

“听说还要给翠宝宝立个雕像，”初医生老婆说，“不知道她能长成什么样。”

这显然不难，反正也没这个人，所以一定会往最完美的标准里长；雕出来什么样翠宝宝就长什么样。为了这个雕像，有关方面

还召集了专家商议，就翠宝宝的身高、脸型、三围和脚的尺码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。综合各家意见之后，根据黄金分割律，经过电脑计算，然后上报市领导得到首肯，最终确定了翠宝宝的长相。眼下，据说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印制翠宝宝的标准照，以备“运河旅游文化节”之用；当然，也用来向全市的老百姓乃至全国推广。管委会的领导十分确信，翠宝宝必将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最漂亮的妓女，没有之一。“让男人们看见她的雕像就开始晕”，这是管委会的一把手说的。

易长安的母亲从花街上跑过来，一路叫着“易培卿”。初平阳和母亲回头，看见她拿着一本稿纸在追一只花猫。她说：“易培卿你站住！该死的，你就不能跑慢点？”她瘦了，比三年前初平阳看见她时至少掉了五斤，现在头发花白，慢跑起来胳膊有节奏地往两边甩。她见到初平阳母亲，说：“平阳回来啦！变白了，你得多吃点，男人有点肚子才好着。平阳他妈，跟我拦一下易培卿；这小东西，你就不能撒手！”

易长安的母亲养猫，从初平阳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们家没猫的时候。如果哪一天四条街只剩下一只猫，那肯定是易长安的母亲在养着。三十多年了，她前前后后养过二十一只猫，每只猫的名字都叫易培卿。名字从不会弄混掉，她一次只养一只，绝不多养，大猫产了崽，她会小猫养大后分别送给亲朋好友，初平阳家原来养的猫就是她送的。所以二十一只猫可以叫一个名字。初平阳念中学时学了历史，知道查理一世、查理二世，就跟长安他妈说：“阿姨，你们家的猫应该叫易培卿一世、易培卿二世、易培卿三世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33)

他大概看得有点走眼，拦住的竟然是十一号车，不是一号。立即就有一堆人把他朝起架。他急中生智，一下钻到前轮子下，死活拽不出来。最后硬是被一帮穿便衣的小伙子抬出包围圈的。当下造成了拥堵，而堵住的就有越来越小的车号。这事一下在会上就炸锅了。

他被一帮小伙子抬出去后，端正弄到一间房子里。他是做好了挨打准备的。这些人要是揍起他来，可不是叫驴那帮人的身手，他们个头都在一米八往上，大概一拳头就能要了他的命。但没人打他，都只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：这家伙是怎么钻进来的？有人倒是看见他远远地正吃油条，还提着几颗菜晃来晃去的，咋就像变戏法一样，突然扑跪在道路中间了呢？

他从这帮人的惊慌失措和提心吊胆看出，事情是闹大了。他们先把他关了个把钟头，然后，就有人来问话。问完，那人说：“你厉害，领导让立即调查清楚事情原委，给告状人一个交代。你把你的书记整美了，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没他这样风光过，可是亮了个大相啊！”说着，那人还看了看已揉得抽抽巴巴的纸壳子，“王中石”三个红字十分醒目。

随后，他就被一辆警车拉到一个宾馆，说是等县上来领人。这期间，门口一直有人看着，他也出不去。人家也没慢待他，吃饭还弄了四菜一汤，说省委书记下乡也就这标准。当然话里都味味道道的。管他呢，先啜再说。

这天晚上，他睡得很踏实，唯一遗憾的，就是这好的软床，这白的被子，这暖和的房子，这热的洗澡水，连蹲茅坑都在房里坐着，要是花如屏在就好了。正月十九一早，他还没起来，就有人敲门，敲得很是急促，弄得他穿衣服都扣错了一排扣子。

打开门，一下拥进来一堆人。有他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认识的都走在后边，那是何黑脸、南归雁、安北斗。走在前边的是啥书记、啥主任、啥局长。只听啥局长说：“我们这就算人交给你县上了，再出事，会上安保组和信访局概不负责。”

县上给人家一一做了保证，然后，他就被拉上车，一路朝回走。南归雁死不说话。何黑脸是一副想揍他的样子。他心里毛毛的，中途闹着要下车。安北斗说：“存罐，咱回，这也闹得够大了。要相信组织，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。”说着，还把他扣错的扣子帮着重新扣了扣。他才做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闭上了眼睛。

其实这阵儿他心里美得很呢，总算达到目的了，甚至让他想起了一个形容词：如愿以偿！回去看他狗日孙铁锤还放三眼枪不。

20 立春

温如风这次“出访”，是在市、县、镇三级干部护卫下圆满结束的，于正月二十日下午十六时十分顺利返回永平县。因南归雁和何首魁被县上留下要研究问题，而将他交由安北斗全权负责，转乘派出所的偏斗摩托，于当晚十八时二十五分安全抵达北斗村。沿途闻到风声，争先恐后、跑得遗鞋掉帽子的观望者，虽没“箪食壶浆，以迎王师”，起码也都张大了嘴巴，久久不能闭合地拥塞于道。

温如风在省城拦车告状的事，像长了飞毛腿一样，早在全镇传得神乎其神了。有人甚至说他端正跪在了省长车前，在乡里一些人想来，省里自是省长最大。省长不仅亲自下车搀扶，而且还安排了高级酒店，好酒好烟管待数日。只怕那半棵樹和打蛋的事，解决起来，是要三天两后响地快刀斩乱麻了。当然，还有另一个版本，说他拦路一跪，当下就被八个彪形大汉拉到黑拐角，打得粪便拉一裤裆，一边找牙一边讨饶：再告我就是驴日下的！并且人已关了大牢。无论如何，他是完好无损地回来了，并且是警车护送！虽然一个轮子的气瘪得顺地扑味，可这毕竟是何所长的座驾呀！关键是警车后边还自发地跟上来几辆“护卫”摩托，更有蜂拥而上的自行车队夹持，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搞得比过去镇上来书记县长的阵仗都大。

温如风还有点小得意，他希望孙铁锤也能在队伍里面，看看欺负他的结果。谁知就在这，噔噔噔，村中三眼枪又响了。真是活见鬼了，这都正月二十了，还放他娘的哪门子铳子。有骑着摩托跟得紧的人说：“孙铁锤他舅过三年呢。村里还请了唱戏的。”

温如风的脸一下就阴沉下来了。安北斗立马有些心慌意乱。他记得孙铁锤他舅是二月二龙抬头那天死的，咋提前十几天就过起三年了？真是热闹处卖母猪——瞎凑的啥坛场？

警车径直把温如风送到老鳖滩，安北斗还故意提前下车把他搀扶了一把，也是想给他一个面子，更是想给凑热闹的看着：温如风好好地回来了！可不敢把人再逼走了。在县上临行前，南归雁一再交代：回去二十四小时把人盯紧了！那股严肃劲，就差说：再出事，你安北斗就背着锅盖卷走人吧！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79)



四

舒莞屏和憨儿别过船工，爬上沙岸。月亮升得高了，岩下沙子看得清楚，螃蟹和水虫正唧唧跑过。在沙子上歇一会儿，揩着衣襟上的呕吐物。回望大海，这会儿它并不显得凶险，那只小船大概驶在回程的波谷里。“海神保佑小船吧！它还得再赶一程！”舒莞屏说。

憨儿从油布包中取出水罐，各自饮了几口，吃了一块糕饼，觉得好了许多。爬出岩隙，挺直脖颈四处望着，发现这海胆岛可不像远远观瞧的模样，那时看着就像一颗小小的纽扣。它这会儿一眼看不到边，丛丛岩石后面是沙滩和碎石，一片片矮小的沙地灌木和盐碱植物。这里会有人？什么房屋都没有，只有黑黢黢的石头和树木。

小心往前。“大人，这得慢慢摸索，您在我后面吧。生疏地方，说不定有大害物哩，我手里攥了镖。”憨儿双腿微弓，一手握住刀柄，一手半垂，将舒莞屏挡在身后。风有些凉，脚下是沙子，草木甚少。他们从左侧绕行，一点点往前走，准备转过一周后进入岛的中心。月亮好极了，它把小岛景致笼罩在银辉中，让它变得无限神秘，也有些吓人。除了海浪什么都听不到，没有鸟兽的声音，甚至没有风声。憨儿的步子渐渐加大，舒莞屏跟上去。

到了小岛西侧，已绕过半圈。什么建筑的痕迹都没有。继续往前，向北。西部灌木多了一点，照例矮小。酸枣棵的尖刺十分锋利，需要小心躲开。他们走到西北方向，看到那里有一段沙岸并无岩石，从敞开的豁口望去，是一片开阔的沙滩，稍里一点出现了惊人的奇迹：一座很大的长条形隆起，

像屋子又非屋子，可能是沙丘上茂长的一大丛荒草。“慢些，咱们往前一点。”舒莞屏小声叮嘱。憨儿弓下腰，把舒莞屏挡在身后。

近了，是比人还高的淤沙，上面长满了杂草。他们走到近前，一下愣住：这隆起的地方全都覆了厚厚的海草，显然是人工搭成的。舒莞屏拍拍憨儿，弓下身子。他们想寻一个入口。从西侧往北，是它卧牛般的身躯，尾部扎入沙子；往东还是荒草，中间有厚厚的海草。绕了一周，大致得知它的轮廓：真的如同卧牛，不过有十个卧牛那么大！也就在“牛头”部位，他们发现了半圆形的入口，里面黑洞洞的。这会儿后悔没带一根蜡烛或火把。犹豫着，不敢迈入。

憨儿一手将舒莞屏揽在身后，头伸向洞中。他看着，突然猛地将舒莞屏往后一推，接着迅疾一跃，弯刀端起：刀尖指向一个瘦小的人，这人手里有一个铁家伙，是一只锈掉半边的船钩。这人很老，皮包骨头，脸下一双眼睛尖亮吓人。老人咬着嘴唇盯来，神色凶狠，手里的铁锚没有举起，憨儿的弯刀也没有挥动。老人大喝：“甚人？”舒莞屏喊一声：“莫非是道长大人？”老人手里的铁家伙垂在身旁，只不放下。“谁人？”他声音低浑，又问。憨儿收起弯刀：“还不快快上前，

这是府上巡督大人！”

老人的铁锚握在手里：“可有腰牌？”憨儿递上腰牌。老人在月光下看了又看，问：“可有牒令？”憨儿递上牒令。老人看着，铁锚落地，接着拱手跪拜。舒莞屏赶紧扶住老人。“是大人啊，大人啊！”老人叫着，从半圆小门进入，摸索摸索点亮灯火，连连呼叫，哈着腰把两人迎入小屋。原来这是一间长条形屋子，宽敞得出人预料。一个大螺壳做成的油灯，为了欢迎贵客，这时燃了两根捻子。小屋亮堂。他们看清了屋内陈设：地上是一个卧榻，用海草和灌木枝条搭成，上面的被褥由软细的茅草编成；树枝垒成的四方小台上搁了一只只有缺口的杯子、破损的壶、不同形状的螺壳。屋角是最窄的地方，那儿有个锅灶，上面不是一般的锅，而是一只铁盆。灶旁是一尊泥炉，炉上有个不大的洋铁桶。

炉子燃起，水一会儿开了。老人从角落摸出一包东西，是发黄的树叶。憨儿马上拿出带来的茶叶。老人双手捧住嗅了又嗅，捏出几片放在壶中。舒莞屏展示所有的礼物：一块糕饼、一方茶砖、一瓶酒、两条毛巾、一桶黄米、一把弯刀。老人眼睛亮了，一件件抚摸，叫着：“国师啊，大公啊，您还是没有忘我！我，我也没有忘记您啊！”老人擦眼，抬起的手臂让两人注意到

他穿的衣服：一些布绾编成的遮体之物，由草筋串扎而成。

老人指指屋内：“大人不必记挂，这里什么都不缺，吃的穿的样样都好。海潮会送上一些有用的杂物，杯子和壶、铁盆，都是。吃的东西更多，随便去海边走一趟就成。糕饼好久未吃了，真香。”舒莞屏这才觉得饥饿，他们帮老人点上灶火，一起准备晚餐。一些干鱼和蛤类、海菜，再加上带来的饼，算是丰盛的一餐。他们只愿老人多吃一点，看着他坚实的牙齿大嚼，高兴极了。

因为实在辛劳，睡前未能多叙。老人将睡榻献出，他们坚辞不受，只在靠门的地方铺了海草躺下。门用厚帘遮住，再顶实两根棍子。一夜好眠，只是老人起得太早，蹑手蹑脚还是把他们弄醒了。早餐的茶水和糕饼让老人无比高兴，说：“巡督大人，我自来岛上就没喝到茶了。”“道长出来多久？”“哦，不长，三年多点。”憨儿唏嘘：“真是了得！一个人住这荒岛！”老人捋捋胡须：“修炼之人不怕辛苦。这里其实是再好没有的地方，性命双修啊！大人，我真要好好谢过那个大药堂、那个妖道和那个女总管！是他们成全了我！我不来荒岛，就无以回报府上！实不相瞒，我就要成了！”

(未完待续)